



想妳



想妳

吳秀香

摯愛的三妹：

今天，除了大姊，還有弟媳淑錦、二姊秀峰和她的女兒欣宜，從台灣過來，弟弟國銘也放下手中忙碌的工作，特地從中國趕過來，妳的外甥女佳鈴、宜潔、虹萱也從美國的居住地和工作、求學地過來，要送他們心目中最敬愛，最引以為傲的妳到天父的身邊。

建平告訴我：妳說過，**希望大家高高興興，用辦喜事的心情來送妳**。我們也想這樣做。可是，在這個場合跟妳說話，不哭真的很難……

雖然知道「世間沒有不散的宴席」，我們還是忍不住要問（上天）：這個日子會不會來得太早？

台灣時間9月21日的晚上11點半，接到斌斌來電告知妳已經永遠離開大家。雖然，心裡早有準備，還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想妳，想了一整夜，淚水也濕透了枕頭。

去年暑假，大姊來探望在美國養病兩年多沒看到的妳，當時的妳，身體雖然虛弱，對生命仍然充滿著希望和活力。妳帶著我到處去玩，我們去看斜屋、去農場採草莓、站在農場草莓園的上坡遠

眺太平洋。妳指著遠處說：「台灣就在那裡，希望此生還能踏上故土的時候。」我說：「只要妳不放棄希望，一定沒有問題的。」妳住家附近的湖，妳也帶我走了幾回，我們在那裡觀賞美麗的湖光景色，湖畔邊柳葉迎風搔首弄姿，湖中鴛鴦鱗鯉情深，地上松鼠跳躍，我倆話家常。

今年2月，大姊和二姊輪流來陪伴妳，妳也還滿懷希望，這短短的兩個月，是我們長大各自成家後，相處最久的日子……我們經常聊著童年的點點滴滴，訴說著共同的回憶、一起在妳的園子裡種下各種的蔬菜，想像豐收的成果。在妳種滿各種花色的玫瑰園，留下一張長大後唯一的三人合影、我看到豁達、勇敢、堅強面對病痛折磨的妳，努力不懈地化療、針灸、不喊一聲苦、不叫一聲累、不屈不撓、不退縮、不畏懼、努力和病魔對抗的妳，就想到從小品學兼優，深受爸爸媽媽疼愛，大學申請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獎學金，畢業後，獨自一人勇敢遠赴美國深造的妳……在我們的心目中，妳一直是最讓我們引以為傲的家人。

今年7月中旬，大姊又再度來看妳，實現去年對妳的承諾，再陪妳過生日。

這次看到的妳非常虛弱。只能躺臥床上，無法走動，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在旁照顧。

有一晚睡前，妳拉住我的手問我：如果，妳突然在我的面前走了，我會不會害怕？我告訴妳：「妳是我最疼愛的妹妹，我怎麼會害怕？我只會萬分不捨。」接著妳又說：妳已經看得很開，既



* 秀錦與兩個姊姊攝於家中院子裡

然病痛無法醫治，對妳來說，多幾天和少幾天又有什麼差別？我聽了真的很難過，不過，也只能輕輕地拍拍妳的手背，要妳安心養病，不要胡思亂想。

其實，我心裡頭是百感交集……

我不知道那位主治醫生告訴妳：「因為病情不樂觀，不再繼續做化療，改為居家安寧照顧」時，妳所承受的打擊和傷害有多深？要一個人放棄希望，真的是太殘忍，太殘忍了！

這次在回台灣的路程中，大姊在飛機上數度落淚。捨不得聰明、乖巧、有愛心又優秀的妳，被無情的病魔折騰得

叫人看了心碎、難過！想到照顧妳的凱倫告訴我：醫生尚未決定不再繼續為妳做化療前，妳再虛弱，需要人扶妳上下樓梯，妳仍然堅持自己走，能做的事情也不假手他人。在醫生要妳轉做居家安寧照

護後，妳一夕癱臥在床！

我的淚水再也無法止住。這回再度看到妳，美麗一如往昔，可是，我們已經天人永隔。我漂亮、聰明、有才智、有成就、又勇敢的妹妹，終究還是敵不過病魔的摧殘！離我們大家遠去！

再不捨、再傷心、再難過、再無奈，也不得不放手讓妳走！

只是再也不能跟往常一樣，想妳的時候，電話拿起來，就可以跟妳話家常。機票買了，飛越太平洋就能夠看到妳。為了妳，大姊變得很勇敢，自己一個人搭飛機來到美國，就為了能看到妳、陪伴妳。希望妳知道，妳擁有濃濃的、化不開的手足愛；希望妳知道，即使在最後的日子裡，妳仍然不孤單。

今後我們就只能在夢中與妳相會！

親愛的三妹，請妳別讓我們失望，一定要讓我們能夠夢見妳，讓我們知道，妳在上帝的身邊過得很好！相信將來我們會在天上再相聚的！

大姊

於2008/10/06

來慶祝生命

張繼忠

我是建平、秀錦在唸加州理工學院時參加的教會的牧師。
我認識他們兩位已經有三十多年，他們兩位和我也非常親近。建平來培城國語浸信會時已經信主，從開始，他就很虔誠。

在1975年，培城會堂開始組織同工會，請建平擔任第二屆同工會的主席。秀錦那時還沒信主，但是她很有意來參加聚會，因此張師母和我和他們常有接觸。張師母是兩年半以前被主接去，我心裡非常悲傷。秀錦在給我的安慰卡上寫了這樣幾句話：

記憶中

我的第一本聖經是張師母送的

慕道班是師母教的

她反對建平教我開車，怕我們為此爭執，

壞了好姻緣

訂婚那天，她準備了一朵鮮花，

親自為我別在胸前……

師母是我屬靈生命的母親，

是與病魔奮鬥的勇士，

從此，沒有打針、吃藥、洗腎，

只聽見天上傳來她的歌聲。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約伯記一章21節)

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也說明了秀錦自己在病中對主的信心，對人的關懷愛護，和與病魔爭戰所存的勇氣。

前兩、三年，有時候，秀錦會到洛杉磯來。每次她來洛杉磯，都來真道神學院看我。她也告訴我，她怎樣安慰幫助癌症病人，帶領他們信主，並且多倚靠主，得著安慰和力量。她也送了我一卷錄音帶，其上錄著她唱的詩歌和見證。

今天，我們舉行秀錦的安息禮拜，**我們不是來向死亡低頭，而是來慶祝生命，慶祝耶穌基督復活得勝的生命，和秀錦在主裡已得著的重生永遠的生命！**並且我們知道在主第二次降臨時，我們和秀錦將再見面，而且在神的國裡永遠團聚。

懷念吳秀錦教授

牟中瑜

我與吳秀錦教授共事了近十二年，這十二年正是我的人生中精華的青壯年時代。我由一位剛剛起步，一切都要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助理教授，升到了正教授。在許多事情上，有學術的、也有處世方面的，吳老師常常給了我許多有用的建議。所以對我而言，一方面，吳老師就像一個好朋友；另一方面，她又像一個導師，伴隨我在清華大學的成長。以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片段，來懷念吳秀錦教授。

吳老師是做實驗的，我是做理論的，在研究上並沒有太多的交集，加上她的實驗室並不在物理系（我常跟吳老師戲稱，那是她的「別墅」），研究互動的機會不多。所以，我跟她的主要的互動是在教學與輔導學生上。

吳老師教學十分認真，除了早期花了很多時間在編《普通物理與實驗》的教材外，她也是少數做實驗、卻肯花很多時間教授像「力學」、「量子物理」等理論性比較高之課程的老師。吳老師不僅自己的教學相當嚴謹，多年來也是課程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所以對物理系課程的安排有很大的貢獻。吳老師對於一些基礎課程的教授，都會特別仔細地考量，找最適合的人教，甚至自己會去聽聽看授課的人教得好不好。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學期，當我剛教研一的量子力學時，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我知道你量子力學教得怎麼樣！」我正在納悶她怎麼知道時，她告訴我，她的女兒最近剛從美國放寒假回來，她「派」女兒到我班上聽了我教的量子力學，所以她知道我教得如何。我那時候是蠻驚訝的，因為班上多一個考察我教得如何的同學，而我竟然完全沒有察覺——還好我通過了考驗！不過，這個事情正說明了吳老師做事認真的個性——雖然她沒教授這門課，但身為課程委員，不只是安排課程，還要追蹤課程教授的情形。

除了教學外，她對學生其他事務也相當地關心，而且非常的主動。有一段時間，因緣際會的，我捲入需要輔導一位因感情受挫、精神失常的女學生，這件事反反覆覆了一陣子，而且常常要去醫院，加上我男性的身份，不太容易處理。不知道她從哪兒知道這件事後，吳老師主動要幫我忙，也花了很多的時間，一起跑了多次醫院，最後還算圓滿地解決，真是感謝她的幫助！

除了課堂的上課外，課後她也花了許多的時間了解學生，特別令我自嘆不如的是，她可以叫得出教過班上的所有學生的名字，許多被她教過的學生，她都還記得這些學生的特性，都能夠點點滴滴地說出這些學生的優點在哪裡、缺點在哪裡。我回台灣，遇到或教過許多由清華畢業的學生，像吳清龍、周忠憲、金振三、羅亦安、陳柏中、黃迪靖與秦一男等這些物理系所培養出的優秀學生，之後我才知道他們都曾被吳老

師教過或帶過，這些學生已經成為台灣物理界的主力。因此，這些年，她著著實實為物理界培養出了新一代的人才。

吳老師第一次赴榮總開刀時，是我開車載她去的。一路上從學生到家庭、對兒女的掛念，我們聊了很多，雖然感覺到她的不安，但其實，那時候我們還是很樂觀，我還跟她說：「妳就當作是個度假，我們會安排課程的一切，等妳度完假回來再教吧！」之後，吳老師也確實回來再教了一陣子，不過病魔的頑劣使得她雖然很不捨，最終還是放下了她最愛的教學。這段時間，吳老師展現她超強的毅力，她所做過的那些化療，是遠超一般人能忍受的。我常希望能有奇蹟出現，她能再回到系上教書，但奇蹟並沒有出現，吳老師還是走了。

吳秀錦老師在清華的日子，可以說是清華物理輝煌的時代。其實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同時期有像她這樣認真的老師，才培養出那麼多優秀的學生。她的離開，代表了一個世代的段落。

雖然很感傷，但我相信她已經到了天國，得到了安息，而我們會永遠地懷念她。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In Remembrance of a Good Friend — Alice Wu

John Yue

Hello. My name is John Yue. C.P. had asked me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Wu Shiu Chin and I am deeply honored. I knew Shiu-Chin by her English name, Alice, so I will use Alice in my talk.

I have known Alice for about 9 years. I first met her in Hsin-Chu, Taiwan at the Sen-Li Tang（勝利堂）. I had just arrived in Hsin-Chu to work for TSMC（台積電）at that time, in the fall of 1999. It was right after the huge 921 earth quake. I was looking for a church that was right for me, and when some of my colleagues said quite of few of the people that worked in the Science Park（科學園區）go there, I immediately sought it out. My Chinese was not so good at that time, so I looked for a bilingual fellowship there. I found the high school group there that met on the 8th floor that communicated in English. Then I found out that there was a lady there that was thinking of starting an English speaking adult fellowship who was looking for someone to help her

teach. I wanted to help out so I went to see her. That was Alice Wu. That was how we began to know each other. We sort of shared our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alternating every other Sunday. Today, that English speaking adult fellowship has grown into a full fledged service at Sen-Li Tang. Praise God for Alice's vision and love for the Lord.

I remember Alice was an elegant and intelligent woman who was a good organizer and quite detailed. She was the type that always planned ahead. I remember one summer we had to decide on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following autumn and agreed to use the summer to figure out. Several teaching material was proposed, however, we finally decided on a book called “Knowing and doing the Will of God” by Henry Huckabee. Some of you may know that book. It turned out to be wonderful as we used it for one whole year, stretching what would normally have been a 13-lesson course into a full-year curriculum.

We recruited other members from the class to take turn in teaching, e.g. Yang Tai-En, Enoch See, Burn Li, and of course C.P. Lee and others. It was a very meaningful and stressful period of time for me, for as you see, my late wife, Ling, at that time was suffering from a reoccurrence of cancer herself and had to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chemo treatment while I stayed in Hsin-chu by myself. Both Alice and C.P. supported me during that difficult period of time

in my life.

Little did I know Alice would later also succumb to cancer herself!

When I first heard that Alice came down with cancer, it was only months after my late wife passed away. I could not believe it! My heart went out for Alice and knew the hardship she would subsequently have to go through to deal with this dreadful disease!

But praise God! After a very poor prognosis, Alice had a very successful treatment in Taiwan and was able to enjoy a relatively long remission period. She returned joyfully to Fremont, CA and wrote a wonderful testimony, praising God for his mercy, and sharing and witnessing for the Lord.

Unfortunately, cancer would come back. She found a good doctor, in Dr. George Fisher at Stanford Hospital through the help of Isabel Chiu at NCCU.

Over the years following, I got together with Alice and C.P. often whenever they came back to Fremont for the summer. As the struggle became harder and harder for Alice, and the stress on C.P. became greater, Alice seemed to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C.P. than herself. I was touched when she asked me to support him emotionally. As recently as several months ago, Alice asked me to promise that I would support C.P. should anything happen to her. I was deeply touched by her concern for her husband.

Well, C.P., you have my word. I will be there for you in the days and months to come. I will miss Alice. We all will. But I know she is in a better place, now in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10/04/2008

懷念一位不平凡的 抗癌勇士

龔振成

認識吳秀錦姊妹，是在2006年一次角聲癌症關懷事工的「癌友關懷者聚會」。那時，她從台灣清華大學的教職暫時退下，在北加州接受大腸癌的後續治療。她外表看起來有點瘦弱，但說話豪爽有力，講起抗癌的經歷頭頭是道。原來她是清華大學核物理的教授，所以把研究學問的態度用來抗癌。除了尋求和搜集各種大腸癌的資料外，她甚至把各種檢驗數據拿來分析她的治療方案，看哪個藥物比較有效。

後來認識秀錦久了，才知道她不僅是位積極抗癌的勇士，更是位關心華裔癌友的熱心人。除了電話關懷外，她還找人結伴去探訪住在附近的癌友。因著她的鼓勵，許多癌友和家屬找到了抗癌的伙伴，不再覺得孤單無助。後來，她認識的癌友多了，就又把教會另一位乳癌癌友，為這些人共同成立「蘆葦團契」。這名字是取自以賽亞書四十二章3節：「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以賽亞書四十二章3節）。起初幾年，這個蘆葦團契就在她家每月聚會一次，藉著詩歌、分享和彼此的關懷，大家一同奔走抗癌路。

秀錦喜歡唱歌，只要體力和身體狀況允許，她一定參加教會詩班的活動，她那開朗、積極的抗癌態度，深深地激勵許多詩班的朋友。許多姊妹都輪流來陪她走路運動，接送她去看醫生或做治療，甚至到家裡陪她吃飯。

這位抗癌勇士的毅力驚人。曾經有一次化療時，皮膚因為藥物反應，出了厲害的紅疹，但她咬緊牙根，堅持完成醫生所預訂的療程。日子雖然在各種可能想得到的副作用裡度過，但她仍然不氣餒，因為活著就是神的恩典。

2008年夏，當癌轉移到肺，影響到她的肺功能，醫生已無法再做任何治療時，便建議她接受安寧療護（hospice care）。她也很有勇氣地接受醫生的建議，開始為她剩下的日子做打算。甚至追思禮拜要用的詩歌，都自己事先挑好。

9月21日，秀錦在愛她的家人環繞下息了地上的勞苦，和與癌症的爭戰，安息在主懷裡。10月4日，在她教會舉辦的追思禮拜上，除了各地的親友，甚至有遠道從台灣來的學生參加。據她的丈夫李建平弟兄說，在她病重時，也有學生請假專程從台灣來她北加州的家裡看她。由此可見秀錦在學生身上的付出，產生多麼深遠的影響。

追思禮拜時，有一位余德翰弟兄作見證，提起多年前秀錦在位於台灣新竹科學園區附近的勝利堂如何開始一個英文團契，為從美國回台灣工作的家庭的子女們提供一個屬靈的家。當初這個英文團契，如今已成為該教會的英文崇拜。秀錦的確是一位有異象，並且能堅持達到目地的先鋒。

秀錦雖然離開這個人世，但因著她對基督的信心，她不但留下信心的榜樣，她也指示她的家人，將親友所送的奠儀送給角聲癌症關懷，成立一個紀念基金，來推展華人癌症關懷事工。我們實在感謝她和她家人的熱心支持，因著她的遠見，讓角聲癌症關懷能夠延續她關懷癌友的愛心。

耶穌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十二章24節）。願神紀念秀錦的家人和親友，並安慰他們的哀傷。聖經告訴我們，所有相信耶穌的人將來都要再見到她。是的，讓我們因著這個盼望和基督的愛，繼續去關心周圍的癌症病人和家屬。

（本文作者為角聲癌症關懷事工主任）

依舊是三月

依舊是煙雨迷濛的清明時節

瘦西湖畔的桃紅

玄武湖畔的垂柳

江南美景如畫 卻獨缺妳的身影

猶記那年春天西湖畔的妳

面如桃花 長髮如柳

而今

天上 人間

走過長堤 淚眼望天

願再做一回許仙

與妳再結一次塵緣

任花開花落

且伴我走入畫裡

永永 遠遠



懷念



最後最大的勝利

蔡碌碌

死亡的過程如同嬰兒經過產道出生的過程——黑暗，痛苦，窒息，充滿對未來的恐懼，和離開熟悉世界的不安和不捨。但，殊不知，在外面等待的父母、醫生、護士及親人，正以最熱烈的期盼和歡迎來迎接嬰兒的誕生。一個基督徒死亡的過程也是如此。如今，秀錦已脫離了死亡過程，如同蛹蛻變成蝴蝶，在天父懷中享受那沒有眼淚與死亡、痛苦的樂園。如果不是秀錦有那麼確定的信仰，我也不敢如此有把握的宣告，她已得到這最後的勝利。

勝利對於聰明、自信又堅強的秀錦，是一點也不陌生的，從小到大，在學業上，工作上以及家庭生活，她無一不是過五關斬六將，一一過關報捷。在對抗癌症的歷程中，她是我所知道接受最多化療次數的病人。她熱愛生命，充滿鬥志，頑強對抗癌症，中醫、西醫一起來。醫生說她能活過五年的機率不到2%，結果她活了六年。在她第四年的癌週年，

她以充滿活力的身體和精力開了一場感恩演唱會。她以美麗的歌聲唱了六首她最擅長的中國民歌，並且錄下了一個多小時「最後的演講」，述說她抗癌的心得。我個人覺得，她得過十大傑出女青年獎，她也應該得到十大抗癌勇氣獎。

她個性十分直接明快，她敢說出心中真正的想法。雖然難免會得罪人，但至少不用去猜她的心。可能這正是心理學所謂「人格的一致性」吧！在這個注重察言觀色，EQ至上的時代，像秀錦這樣敢於作真我的人，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也是戰勝自我的一個勝利。

不過我認為她最大的勝利，是她的信仰。因為信基督耶穌，她得到了永遠的生命。這是秦始皇集最大的權力、人力、物力也得不到的「長生不死」。事實上，任何人只要心裡相信，口裡承認耶穌基督是真神，就可以有永生。這看來簡單得近乎荒謬得不合邏輯的道理，其實一點也不簡單。

「得永生」這個至寶，的確要付出對等的極大的代價，就是因為代價太大，非人所能付擔得起，所以耶穌為我們付了這極大的代價。就像今天的金融海嘯，銀行要倒閉，由政府出資「紓困」（Bail Out）拯救銀行。因為耶穌為我們「紓困」，所以基督徒可以得到永生的好處。這就是秀錦最聰明的地方，也是她最後也是最大的勝利。因為這永遠的生命是存到永永遠遠的。

不平凡的成就

林萬春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問一個問題：為何這樣一位傑出的人才，神卻讓秀錦在人生的成就達到最高境界時，召她回天家，離開了這世界？

我真的無法理解，神怎會忍心這麼做？但在這次的追思感恩禮拜中，從親友的敘述，才更認知她不但有一切世人所羨慕的成就，她更有一個豐盛的生命，為主發光，愛神愛人的不凡成就，遠遠地超越了世俗的一切成就。

我一再地聯想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祂大可以通顯祂的大能，從十字架上走下來，然而祂卻選擇了羞辱、痛苦和死亡，為的是成全拯救人類救贖的計畫。因此，我們的罪過得到赦免的恩典。

在秀錦離開我們之前，她在與癌症爭戰中，見證了神的愛。在她身上顯示出來，使人能知道神的大能不只是顯在戰勝病魔的人身上，更要將祂無窮的愛，顯在受病魔摧殘和熄滅燈火當中，從其中更能再體會神如何把愛從她的身上表明出來。

我們也知道生命不在乎長短，而在乎內容，一個精彩的人生不是停止在肉身的句點，而是那令人感動的作為，仍不斷地在世上的人，在心靈

上不斷地迴響。

我們人生最難的事是，神告訴我們該離世而去，我們一定會反問祂，我要做的事還很多，我不該走得那麼早，我人生最精彩的戲還沒演完……很少人能順服神的時間表，「酒店關門時我就走」。我們應要告訴神說，我要回到祢的家中，這部人生戲的主角不是我，乃是祢這位大愛的神。

秀錦在人生成就高峰的時候，就把主權交給神，神使用她與病魔爭戰，顯示出那不屈不撓的勇氣和信心。神也使用她，如何地讓她放下一切身上的痛苦，安然與神同住，把順服神的一切安排作為人生的祝福，這是一個不凡的成就。

離別，是再見的開始

林靜怡

「你說離別容易，再見難；我說再見容易，離別難……」

在這首熟悉的民歌旋律中，我翻開月曆；離秀錦姊離世與基督同在已有一個月，這一個月來，從難過不捨，到勉強鎮定地練追思禮拜的詩歌，再送她到達安然躺臥、遠眺太平洋的山坡墓地，今年已是第三位親友因癌症而離開我的生活圈了。一路走來，也讓我在這半大不小的年紀，對生與死，生命的短暫與永恒，有了更真實的體驗。

2006年，我因加入教會詩班而認識秀錦姊，她的開朗、自信與喜樂，讓我難以想像她已抗癌數年。由於家中也有一位單身、癌末的親戚同住，我在照顧空檔也抽空探訪她這位因抗癌而成「癌博士」的前輩。閒聊之中，才知道我在高二參加清大的科學研習營所參觀的核子反應爐，就是她回國執教以後協助建立的，真是讓我對眼前這位傑出的女科學家感到敬佩，也驚奇二十年後相識的緣分。

作為一位傑出的女性，她曾跟我分享她對聖經約翰一書二章裡一段經文的體會：「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旨意的，是永

遠常存。」（16～17節）當時的我，並不清楚她得過十大傑出女青年等成就，也不知道她除了在美國教會的服事外，在執教新竹的二十年間，也在當地教會有過許多服事。現在回想起來，想到她經歷精彩充實的一生，能夠不斷強調「這一切都要過去，只有回轉尋求父神心意，才是要緊的事」，真是覺得我是何等有福，能認識這樣一位愛神、愛人的姊妹，在我的人生中給我早早的叮嚀，以免多走了冤枉路。

雖然人生的路有歌聲、有笑語、有淚水，最終不免要道再見，但她清麗的身影在我們腦中已成為一個美麗的印記。且我們深知她是一位得救重生，愛主的基督徒。她的離世，乃是歇了她在世上所做的工，卸下重擔，與父同在，是好的無比的，我們終有在天上相見的一天。現在的離別，不正是再見的開始嗎？所以，這樣的離別雖然難，但再見是可確知的。突然，我想到未信的朋友，若離世，就真的是再見「難」了。

尤其，秀錦姊在病中更積極領人信主，在臨終前仍對未信的親友十分掛念，因為她愛她們，正如神愛世人一般。願萬人得救，不願有一人沉淪，因為她希望將來能「再見容易」。

朋友，你信主了嗎？人生在世，若是強壯，也只有百年，肉體終有消亡的一日，而不滅的靈魂，要歸向何方，卻是永恒的大事！讓我們一同享受主內的愛，**即或人生無不散的筵席，我們卻有天上來的盼望，讓離別，成為再見的開始吧！**

妳先走一步

唐傳玉

……我們都信靠尊貴生命主，祂若不來扶持，
生命頓無依……靠主不減大愛，必得勝有餘……

秀錦只是先走了一步！

在詩班，秀錦是炫亮的，與我的低調原本不搭調。嚴格地說，我們的互動不多，可是她的先走一步，卻讓我有一絲說不出的隱痛，與揮不去的惆悵。是感念知音的難逢，抑或所謂喪失「肢體」之痛，我也說不清楚。

第一次與秀錦有著較深的交集，是詩班的一群娘子軍共乘（car-pool）去Palo Alto聽音樂會。好像是博仁買的票，記不清有哪幾個成員在車上，又談了些什麼；只記得開車的秀錦下車時「輕冷」地丟了一句話：「我發現傳玉是個可以深談的人！」

一直到她生病後，一個週六，我陪她散步，吃飯，才驚覺到在這世界上原來有一個人能在我講了上句，便把我的下句接下去，而且有時比我自己講得還要貼切！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對秀錦的離去多了分不捨。

9月21日主日，從牧師的禱告中得知秀錦在早上七時安息主懷。為著禱告後的獻詩，我強忍著奪眶而出的淚水；

而那天我們要獻的詩歌，韓德爾（Handel）的〈榮耀歸基督〉（*Thine is the Glory*），是一首會使我想
起秀錦的詩歌，這使我忍得格外辛苦。然而基督徒在世只是客旅，正如這首詩歌所云：

天家再相會

顧瑜華

些癌友因病無法出席，他們的心依舊繫著妳，請在天家繼續為這些抗癌的弟兄姊妹們代禱。我們天家再相會。

真正認識秀錦是兩年前的暑假，從那時開始，我們成了抗癌的戰友，相知相惜的患難姊妹。

在這兩年中，我們一同成立了基督三家的癌友團契「蘆葦團契」，這名字也是秀錦命名的，取自以賽亞書四十二章3節：「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每月一次，在秀錦家中聚會，由我們兩人開始，到人數達十五人的聚會。在聚會中，我們唱詩、分享、禱告、有歡笑、有眼淚、有沮喪、有盼望。

在醫生告知秀錦已沒有藥可用在她身上時，她仍舊與我去探訪周邊得癌的朋友們。我們帶著顫兢的心去探訪，不是把死亡帶給病人，而是把耶穌基督永生的盼望介紹給他們，我在旁聽到秀錦給病人的鼓勵，同時也激勵了自己。

秀錦離世前一天，我很想去跟她說說話，因事耽擱，沒能實現，第二天她就走了，成了我的遺憾。

秀錦抗癌近六年，我很榮幸能陪伴她度過最後的兩年。沒有經過化療的人，很難想像化療帶給病人的折磨與摧殘。我為她做的事太少，與其說陪伴她，不如說她給了我更多的勇氣面對未來。

秀錦：謝謝妳對癌友們的付出，今天雖然有

憶秀錦

王利玲

癌症是一個讓人聽到就不禁要嘆氣的病名，可是和秀錦一起散步的這兩年裡，無論她是藉著每天的散步來培養體力，或是藉著中藥來改善體質，甚至將化療後與不做化療時的癌症指數畫成曲線圖，來觀察比較其變化，她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能控制癌細胞的擴大，這份不放棄任何機會的堅忍毅力，讓我既佩服也心疼不已。因為身受這樣的疾病，在身體上和心靈上都要承受許多的苦楚，爭戰與煎熬，除自身外，還掛慮著家人。每每我們一起禱告時，她會把自己的軟弱、掙扎與需要，坦述在上帝面前，好多時候，我都懷疑到底是我來安慰她，還是她在堅固我的信心。

相處愈久，愈發現秀錦是位多才多藝，心思細密，非常愛主的姊妹，以致於我心裡常常有說不出的難過與惋惜。

秀錦在工作上是一位優秀出色的女性，但如今要全然放下一切，整天待在家中療養，她卻盡量不讓自己胡思亂想，把在家裡的日子安排得井然有序，光看她完成的那幾幅大拼圖、十字繡，主臥室和起居室的窗簾，就知道她不但有耐心，而且手巧。當她體力好時，就種菜、種花，果子成熟時，就摘下與人分享。

天氣好的時候，我們散步的路線也有好幾

條，哪條路線會有火雞出現，哪條路線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花草，公園裡的鴨子今年特別多，天氣涼了為什麼鳥還不南飛，她都觀察入微。她走路的速度和她辦事效率一樣快，每次散步時，秀錦都會說一則笑話，我的個子小，步伐小，總是笑聲連連、加上小跑步地跟在她身旁。

天氣不好時，我們在客廳看DVD做體操，或是到Target快走好幾圈。靜下來時，她就彈鋼琴、練詩歌、寫文章，我們好多人都看過她的見證文章。生病的日子裡，她一樣過得多彩多姿。去年暑假，秀錦和建平夫妻，加上我們共有十幾位弟兄姊妹，一起坐船遊了趟阿拉斯加。

至於主日，除非體力真是不行，她一定到教會敬拜主，到教會時，她會抹點粉、擦點口紅，把自己打扮得精神些。她更是位看重禱告的姊妹，經常為人代禱。記得有一次，我們倆帶著詩歌本至Mission Blvd.上走了好幾個Block，為了要給一位慕道的癌友唱詩歌，講見證、禱告。我相信，像這樣的關懷、傳福音的工作，她不知做了多少。而她的靈修生活就更不用說了，好幾次散步時，會和我分享前晚她和建平談經時的經句。

雖然在做了這麼多的努力後，她還是離開了我們，我卻以為她打了場美好的仗。她的勇敢、積極、坦率、誠實、不矯揉造作，在我的心裡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象與榜樣。

懷念一位勇敢的姊妹

刁蓓蓓

我們堅強、勇敢的秀錦姊妹，在她生命的最後階段，用筆交代了幾件事。除了一些關於怎樣處理她的後事外，其中，特別關照大家在她的追思禮拜時，要穿得漂亮、高興些，因為她明確知道她將要去天堂——一個好得無比的地方。天父及天堂裡的弟兄姊妹都在滿心歡喜地等待著她，她完全清楚自己將去那裡，只有基督徒才有如此美好的見證。

我們為她有這麼愛她的先生、一雙兒女，以及手足情深的兄弟姊妹多次不遠萬里來陪她感謝神；我們為她有段精彩的人生感謝神；我們為她自始至終有最好的醫療保險感謝神；我們為她有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感受感謝神；我們更為她已卸下地上的勞苦重擔、永享天福感謝神。

多年來，秀錦屬於我們基督三家中區查經班的姊妹，我們很熟悉她。我們要與大家分享的兩個內容，首先是讓大家更了解秀錦的確是一位無比堅強勇敢的抗癌鬥士。當今世界，叫人得各種痛苦的疾病真是太多了，我們可以從她與癌症拚搏六年的過程中看見榜樣，獲得力量。

六年前，當她在台灣被確定患腸癌而動手術時，癌細胞已經擴散轉移了。醫生說，像她這樣的病情能活過五年的機率只有2%的可能。她是

個聰明人，她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她完全憑著信心倚靠神，她說一定要與癌症打仗，要與癌症比賽，於是她每天堅持走路，比我們陪走的還快！她說這是為鍛鍊體力與肺活量。有段時間，她又出現了憂鬱的症狀，即使是十分鐘都難以堅持，可是她靠著姊妹的肩膀，也要堅持著走。

六年中，有四年半的時間都堅持化療，全程至少做了九十多次，將近一百次之多，是勇敢的秀錦接受了最折磨人的治療。

一度，化療藥物讓她的皮膚受到很大傷害，我們見到她的臉部、頸部、手臂以及雙手，幾乎全身沒一處是完好光滑的皮膚，看了都叫人害怕，叫人心痛。但她為了治病，仍然堅持，直到醫生不讓她繼續使用此藥。三個月前的一天，當她躺在車中，坐在輪椅上，實在力不從心了，醫生決定必須停止一切中、西醫的治療，才不得不進入安寧療護階段。再往後，她的呼吸已相當困難，已影響到她的正常進食，不得不使用氧氣筒時，她仍堅持少用，盡量不用，說是不要太依賴氧氣，要鍛鍊自己的肺功能，最後才不得不靠嗎啡來減輕一點難以呼吸的痛苦。

六年中，秀錦不但堅持這麼多西醫、中醫、有傷害、有痛苦的治療，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幾乎不間斷地在每個星期日，即使帶著一瓶湯藥、一瓶水，仍來教會敬拜神，週五仍來查經班，與大家一起學習分享神的話語，到各團契、各團體中講解有關癌症的知識，幾乎成了半個癌症專科醫生，還抓住許多機

會到處講見證，傳福音、領人歸主。我們的秀錦姊妹就是如此堅強、勇敢地對付這頑固的惡性腫瘤。

其次，我們要替秀錦姊妹感謝主，讓還不認識主的朋友們看到耶穌基督的愛是多麼長闊高深，從而接受主，從此過上滿有恩典、有意義的人生。在她患病的六年中，有三年多是在我們中間度過的。在這不算長也不算短的三年多時間裡，是人都有軟弱的時候。這幾年中，隨著病情的時好時壞，秀錦與我們都是時而歡笑、時而落淚，我們許多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們，都是神派在她身邊的守護天使。大家用來自神的愛、神的平安持續不斷地圍繞她、托住她，靠著神的平安度過死蔭幽谷。

首先是蔡碌碌姊妹組織了全教會的禱告網，在她特別需要的時候，姊妹們甚至全天二十四小時為她向神祈求，向神感恩，並且要安排時間，輪流為她送食物，陪她走路，與她共進晚餐，陪她聊天、禱告。

中區查經班與詩班姊妹幾乎百分之百積極行動起來，為秀錦姊妹送去神的大愛與溫暖。姊妹們經常不斷為她送去各種美味、可口的食物，好設法增進她的食慾，尤其是鄭純慧姊妹更是隔三差五地變著花樣為她調理口味。鍾立心姊妹陪

她散步是那麼有始有終，從不間斷。王利玲姊妹陪著她散

步，單程開車就要45分鐘，有段時間，她自己有病在

身，心中仍掛記看秀錦姊妹，當她一有好轉時，

又繼續陪伴秀錦。她沒有合適的大鍋煎煮中草藥

時，李學敏姊妹立即送去了嶄新的大鍋，供她使

用。當她在最後的三箇月中，必須使用氧氣筒時，吳左恒姊妹及時送去接氧設備，供她使用。她每次去史丹佛看病，必須有人接送，蕭企平姊妹當仁不讓，最多次不辭辛苦地陪伴她。她必須去三藩市看中醫，羅兆璋姊妹、張堪雄夫婦、龍漢泉夫婦經常輪流帶她往返。她長期服用中草藥，王華影姊妹不辭路途遙遠，不厭其煩地為她取藥、送藥。當她進入安寧療護階段，醫生已無計可施時，林喬珍姊妹在百忙中抽空為她腳底按摩。鄭唐麗娟師母長年重病纏身，仍為她做腳底按摩，以減輕她的病痛……

關懷秀錦姊妹的感人事蹟實在太多太多，我們之所以例舉了這麼些真人真事，並不是聲張基督徒多麼有愛心，而是想藉此告訴大家一個真理：**耶穌基督就是愛。耶穌為了愛我們這些罪人捨命在十架，沒有基督的愛在我們心中作隨時的幫助與提醒，我們什麼也做不了。**再次為許許多多弟兄姊妹對秀錦在病中的愛心關懷感謝神！

我們從秀錦姊妹的整個與癌症拚搏過程中，看到偉大真神的作為。神沒有應許基督徒天色常藍，我們在地上一樣有苦難、有病痛，但是我們有來自神的大愛，來自神的平安、喜樂，我們有永恒、美好的盼望。

親愛的秀錦姊妹，妳的勇敢、堅強，讓我們永遠忘不了，我們同是主內弟兄姊妹，要說再見並不難。我們一定會再相見，好好睡一覺吧！醒了，妳會見到每一個妳所愛的人，和愛妳的每一個人。

最後，讓我再次用神的話語提醒大家，約翰

福音十六章33節：「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妳是我最棒的朋友

Karen

——直以來，我以為擁有博士、教授等頭銜的人，都是嚴肅、古板、高高在上的，自從認識了秀錦姊，才讓我改變了這個想法。

秀錦姊是個教授，但她能歌善舞，也很平易近人。記得我第一次去她家，她讓我叫她「吳老師」；第二次去她家，我和她聊了一陣子，她就對我說：「我們很談得來，以後我們是朋友、是姊妹，妳就叫我『秀錦姊』好了。」

她先生每次從台灣回來都會帶些DVD給她看，可是她都沒有那麼多精力去追那些連續劇，總是叫我先看，我看DVD的包裝都沒打開，不好意思先看，她還開玩笑地跟我說：「不要緊啦！我先生是買給妳看的。」

在秀錦姊病重的時候，她跟我說：「生病六年來，除了教會的朋友，我只交了妳一個朋友。」這令我非常感動。在這裡，讓我再說一次：「秀錦姊，謝謝妳和我交朋友，妳是我交到的最棒的朋友。」

12/06/2008

我的好姊妹——秀錦

唐台立

建平、秀錦，他們都是很優秀的科學家，在各自領域皆成就非凡，是令人稱羨的一對。但令我感動的倒是他倆鸞鵲情深，無論之前建平眼疾，及至後來秀錦六年抗癌，這一路走來，兩人靠著信靠神相互扶持、不離不棄，共同面對人生的風浪打擊。而今，距秀錦離世已近半年，跟建平談話仍感受到他對妻子濃濃的愛和思念，令我不捨。

以下是在秀錦追思禮拜中，我簡單敘述我對秀錦的追憶，摘錄下來，供大家多多認識這一位可敬的、在平凡中顯出不凡的十大傑出女青年得主——吳秀錦姊妹。

清華西院及西院媽媽小組等會兒將獻唱一首詩歌：〈天父必看顧我〉，這是秀錦喜愛的一首詩歌：

我信靠主，深知主看顧我，不論荒山或在怒海
狂波。

秀錦用她的生命來見證她所唱的，當她生病時，有一段時間參與西院媽媽小組的聚會，她分享過一個故事：有一位金匠用火冶煉一件藝術品，有人問金匠怎麼樣才算完工？金匠答稱：

「要等到作品能反映出自己的容貌才算完成。」面對苦難，秀錦相信神在冶煉她，正如金匠用火冶煉金子一般。

秀錦是很好的女高音，二十多年前，我們一同在詩班服事，她被推舉選為班長。每週日，她為全體詩班班員及眷屬們幾十人安排午餐，當年教會附近小吃並不多，每週日十二點主日崇拜結束，詩班一點就要開始練詩，時間很趕，雖然她做的是簡餐，但她要從採買、清洗、烹煮，所耗費的時間、體力極大。

她為了使詩班維持穩定出席率及唱出頌讚，擺上許多。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是，為了預備聖誕節獻詩，她挑選了韓德爾所作〈彌賽亞〉，難度既高，曲子又長，她為四部合聲的每一位分別錄製錄音帶，幾十卷帶子一卷一卷地錄。當年並沒有快速複製的機器，出錢出力、做事認真、求美求好，這就是秀錦。這也是為什麼她從小到大唸書總是得第一名的原因。

秀錦擔任清華西院小組的小組長時，她開放家庭，安排聚會。每週六晚上是我和先生最快樂的時光。秀錦有她風趣幽默的一面，舉辦年終晚會，可以讓大家笑得人仰馬翻，東倒西歪。她是那麼令人懷念、才華洋溢的姊妹，罹患了癌症，經過開刀，近百次的化療，但她仍用自己的經驗去幫助、鼓勵其他病友，使人得益處。

秀錦最不放心的就是建平，這首秀錦愛唱的詩歌〈天父必看顧我〉，慈愛天父必看顧建平，保護建平。

後記：

今天早上讀到雅各書一章2節：「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

謝謝建平的學生們半年來陪伴老師度過最艱辛的前半年，相信天父及秀錦在天上都會含笑看著這一切。

秀錦——神的使女

張靜宇

大家都知道秀錦很會唱歌，也很愛唱。約二十年前，她一大回國，當然馬上參加詩班。那時詩班人數不多，能力有限，都不會選太難的曲子，她很快就會唱，但仍甘心樂意，花很多時間陪大家猛練ㄉㄨ、ㄉㄨ、ㄉㄨ，很少缺席。她曾學過平劇，吊過嗓子，所以需要飆高音時，非她莫屬。

大概是1993年，秀錦接任詩班長。她太看得起班員潛力，膽子很大，居然找了書樵（金希文）的詩歌，作為「詩歌見證會」的曲目，要我們練；聖誕節又獻韓德爾的〈彌賽亞〉選曲。這些都是高難度，遠超過我們當時的能力。有勇有謀的秀錦，信心實在很大。不但親自印譜裝訂，還錄製卡帶給大家自行聽練。要知道，當年是一卷一卷地轉錄。可以想像她費了多少功夫才能錄完二十多卷。這樣用心地帶領大家完成許多不可能的任務，詩班由此大大提升程度，敢於接受各種曲式的詩歌了。可惜秀錦因要出國，只擔任一年班長，否則我們不知要唱多少名曲了。

秀錦再回國後，認為英語主日學及崇拜更需要她，加上週日中午經常要開同工會，詩班練習時間衝突，只好放棄她熱愛的詩班。但她對詩班依然關心，經常提供她在國外唱的詩歌譜。今

我與秀錦共度的那一週

劉仰青

秀錦一家和我家二十多年來都住在清華西院宿舍，早年對她的印象僅限於長髮飄逸，望之儼然；後來因兩家都參加勝利堂西院家庭小組，每週五的定期聚會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漸次感受到她即之也溫的一面。

1995年我的二哥鼻咽癌復發，情況不甚樂觀，當時即曾拜託在美休假的建平，以主內弟兄的身份就近前往探視久已不去教會的二哥。1996年底，二哥過世，我擬赴美奔喪，秀錦其時正休假在美，她聽說了這件事，立刻主動和我聯絡，熱心接待我住在她家。在她家的那幾天當中，秀錦除了提供各樣協助，又動員費利蒙市基督之家第三家的弟兄姊妹，在二哥的追思禮拜中獻詩〈我靈鎮定〉，帶給我們全家人莫大的安慰。

或許建平、秀錦早已淡忘了這些對他們來說習以為常、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迄今所感受到的，卻是他們自然流露的弟兄姊妹之愛。他們是上帝打發來的天使，帶給我安慰和幫助。

當年，在秀錦美國家中和她幾天相處下來，最常見到的是她身為家庭主婦平實的一面。她的廚藝比我想像中好很多；她很喜歡自己動手做衣

（2008）年2月，我從匹茲堡兒子家回台時，特地停留舊金山探望秀錦。她跟我聊的，多圍繞在教會英語部和詩班話題。她非常清楚現況，像從未離開似的，可見她一直極關心這兩個事工。

最早以前，秀錦給我的感覺是蠻嚴肅的，不苟言笑。但有一天晚上，來我家唱藝術歌曲，她唱我彈。到九點多鐘，準備離開，在門口穿鞋，居然話匣子打開。兩人又站著聊了兩個多小時，還欲罷不能。從此對她完全改觀，原來她也那麼浪漫熱情。我倆對此次的聚會都很享受，一直想約再相聚。可惜日後我忙於工作及孩子課業，未能重溫，此情只待成追憶了。今天的追思禮拜，聽建平說，秀錦喜歡用玫瑰佈置，而且希望參加的人穿漂亮衣服，不要拘泥於黑白裝。這跟我的想法完全一樣。不知那晚是否也談到這身後事，以致那麼有共識。

秀錦生病時，我看到那麼多人願意為她擔代，才知悉她在學術界的豐功偉業。更加佩服她如何能撥出那麼多時間為主作工。她服事人的態度和愛神的心，早已是我們的榜樣，也讓大家永遠懷念。

秀錦！今天詩班穿著詩袍，披戴紅領巾，紀念妳一生如燦爛的花朵，永遠綻放在我們當中。也以妳最喜愛的詩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獻給妳，和在座的朋友。

有愛的女人最美麗

高慧君

與秀錦認識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我們兩家都住西院51號，她們家在一樓，我們家在三樓。同屬一個屋簷下，且算起來直線距離不超過十公尺，但前二十年，我和秀錦的互動屈指可數，只有幾次為兩家年齡相仿的孩子們辦過慶生會，再來就是她那手藝精良的父親，曾為我們家製作耐用的櫥櫃。

雖然不常深談，但我對秀錦的優秀絕不陌生：她系出名校，與鄧麗君、錢明賽同一年當選十大女青年，在物理世界不讓鬚眉……此外，這位「才女」最讓我覺得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她豐富的傳統文化底蘊，常透過她練唱京戲時，高細悠揚的嗓音傳達到我的耳中……

之後，先是驚聞她罹患腸癌，接著，我也歷經巨大轉折。就在人的盡頭處，蒙上帝拯救，歸入神家，逐漸跟她有機會散步長談。

如今，轉眼五年又過去了，但當時與秀錦分享哀樂中年人生滋味的情景，卻歷歷在目。彷彿她的語思仍伴著梅園冬日暖陽，飄在不絕如縷的微風中……

感謝她即使自己在病中，仍散播關懷散播愛。她託嘉穀與佩倫買來送我的《上帝值夜班》

服（令我意外），曾經很得意地拿出幾件獻寶；她喜愛種些花花草草，特別是玫瑰，單單與玫瑰相關的園藝雜誌就訂了好幾本；她與孩子對話的口吻像對朋友，孩子的回應顯得自然而服貼，不知她是怎麼辦到的？秀錦的興趣廣泛，勇於嘗試新的事物，除了大家都曉得她愛唱歌之外，她在美還跟雷歡韻姊妹學過鋼琴，小有所成。最令我覺得豈有可能的是，忙碌的秀錦竟然也是愛狗一族，當年她家中後院養著一條大狗，家規甚嚴，一天吃兩頓，定食定量，身材苗條一如牠的主人們。

和秀錦相識以來，彼此互動最多的，就屬在她家作客的這幾天了！除了體驗她的居家生活，見識到她的能者多勞，其間，我們也曾有過一兩次的深談，分享彼此從小到大的各種經歷及感受。從中，我領略到理性與熱情如何同時匯集在她多彩的生命裡。這段與秀錦共處、短暫但充滿感恩的回憶令我難忘，點滴記下，以為追念。

2008/11/28

（*God Works The Night Shift*，隆梅爾著，天恩出版），陪伴我度過許多悲傷時刻，讓我感受到神的保守看顧，神的豐盛恩典。

擁有基督徒令人難忘的馨香之氣，秀錦實踐著「榮神益人、敬神愛人」的美德。我所認識的秀錦，美麗而有才氣……

God made her strong enough to carry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 yet gentle enough to give comfort.

憶恩師



88. 永不凋謝的玫瑰



In Memory of Professor Wu Shiu-Chin

Liang Junjien (梁君鍵)

In my sophomore year, we heard that Prof. Wu would join the faculty of the Physics Department in the fall semester of 1982. The department had added one or two new faculty members every year. We were particularly anxious and excited for her return since her success story was like a legend. She was a role model for us. Ten years previous, she graduated from the same department as us, then proceeded to attend graduate school at Caltech. Her thesis work was a very important measure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NO cycle in astrophysics.

She taught Nuclear Physics the semester she arrived at Tsing Hua. I could not miss the opportunity for taking it. The textbook was different from those which were commonly used then. It thoroughly described each topic. Several subjects required a good knowledge of quantum mechanics. Some of us were taking quantum physics at the same time. We were lost from time to time. She understood our difficulties. She encouraged us to learn as much as we could. She did not expect us to deal with the algebra and

mathematics. She told us that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learn everything the first time, but that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we had encountered the subjects. Consequently, when the same subject came up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be able to find where we had seen it quickly and study it again. This way we would be able to learn efficiently.

In her Nuclear Physics class, she prepared us to become researchers. Many of the homework assignments asked us to look up numbers or graphs in reference books. It was a lot easier than working through tedious algebra and deriving equations as in other courses. I did not appreciate it until I started working on research projects. This hands-on approach was very new to me, but i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seful skills that I acquired in college.

When I was a senior, I took the Research Project course and Prof. Wu was my advisor. In the previous year, I learned that in experimental nuclear physics one gets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people, and the size of the group has to be just right. Besides Prof. Wu and myself, our group consisted of her graduate student Hsiung Gao Yu and my classmate Shen Ji Min. My project was using the $^{27}\text{Al}(p, \gamma)$ reaction to calibrate the analyzing magnet for the accelerator in the Accelerator Laboratory. It was my first experience with the “real world.” I was given a logbook to record events that had occurred while preparing and running experiments

and any thoughts regarding the experiments. These skills were not taught in the classroom. In the regular lab courses, such as the freshman physics lab and modern physics lab, we read what measurements would be carried out and copied it to the lab report. We wrote down what we measured in the lab and calculated the quantities that were specified by the instructional manual. Finally, we wrote the conclusions in which for nine out of ten experiments the measurements we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what the textbook said. Professor Wu explained that a logbook was in practice a technical diary. You wrote things for yourself and for your collaborators to read. Moreover, something might seem obvious at the time which it occurred. A week later, it might not be so. I am really glad I received that good advice back then.

The objective of my project was to determine the energy of the beam provided by the accelerator. The procedure was to find the resonances in the $^{27}\text{Al}(\text{p}, \gamma)$ reaction. We started with a thick target to get an idea of where the resonances would be. Then a thin target was used to better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the resonances. It was straightforward with the thick target. With the thin target, it involved changing the beam energy in small steps to map out the resonances. It was tricky to guess what the size of each step should be. Prof. Wu taught me to take somewhat larger steps for the first round. Even if I missed the resonance, I could go back and try a smaller step size. That way I would not spend a lot of time carrying out

measurements if I took small steps and the energy was far away from the resonance. To this day, I still apply the same technique for measuring excitation functions and performing simulations to estimate experimental yields.

There were many drawers, cabinets, and shelves in the Accelerator Laboratory. Many useful tools, parts, and documents were carefully stored in them by the technical staff. In one occasion, I saw Prof. Wu rummaging through a drawer. I asked her what she was looking for. She said that she was not looking for anything in particular. She was just checking it out. She explained to me that it was useful to get familiar with each drawer and cabinet in the laboratory. When the technicians were not around, you would have a better chance finding what you needed. Since graduate school I have worked in laboratories that are larger than the Accelerator Laborator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find what is needed to set up an experiment. During an experiment run, if something breaks, it is crucial to find spare parts to keep the experiment going. Exploring drawers and cabinets whenever there is a chance certainly helps in those situa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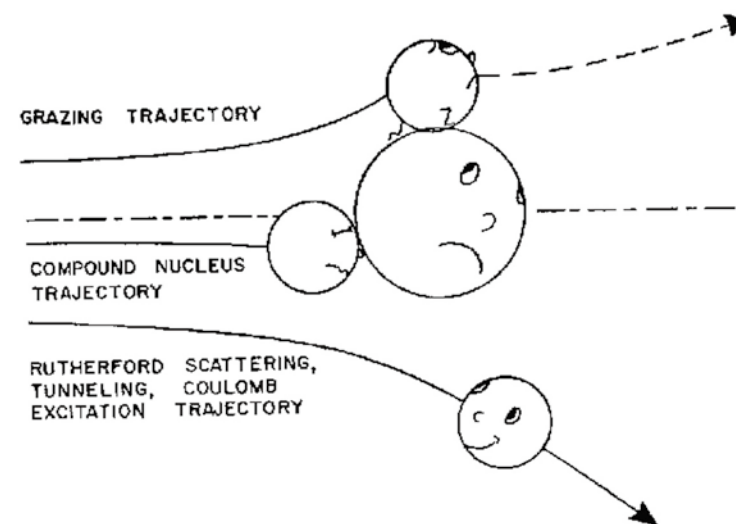
One of my research interests has been in the study of nuclear reaction dynamics. Several years ago, I visited Prof. Wu back in Tsing Hua and presented a seminar. I showed one viewgraph which has a cartoon illustrating the processes of two interacting nuclei. It was a simple drawing. She asked me where the faces were. I

realized what she meant right away. In the textbook of her Nuclear Physics class there is a cartoon that illustrates the same idea and some faces with expressions are drawn on the nuclei. Although the two cartoons present the same idea, the one with faces leaves a better impression. She is an outstanding teacher. She can convey her ideas with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rof. Wu was very fond of that cartoon. I included it at the end of the text.

I attended an international nuclear physics conference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In the meeting, we discussed aspects of nuclear collisions and dynamics near the Coulomb barrier. One of the topics was fusion in nuclear astrophysics. The ^{16}O on ^{16}O fusion data measured by Prof. Wu at Caltech were cited. After thirty years, her measurement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in our community. I wish I could tell her what was discussed in the meeting. I was very proud of her. Two years ago, I had a chance to visit Taiwan. I contacted Prof. Wu to see if I could meet her in Tsing Hua. It was to my surprise that she was in California. We talked on the phone. She told me that her cancer had recurred, and she was getting treatments. She knew that she might not be completely rid of cancer but would have to live with it. However, she sounded upbeat and optimistic about the outcome of her treatment. I

wrote to her earlier this year to see how she was doing and what her summer plan was, but I did not receive any reply from her. I did not know that her health was deteriorating.

Professor Wu was a very dedicated and caring teacher. She was also a very talented and brilliant researcher. She treated her students like her little siblings. She encouraged me to go to graduate school. She supported my drive to pursue a career in physics. She inspired me to delve into experimental nuclear physics research. I am very grateful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such a wonderful teacher. She will be missed.



P. Marmier and E. Sheldon, Physics of Nuclei and Particles, Academic Press, Inc., New York (1970).

堅持綻放的玫瑰

——感懷傑出女物理學家吳秀錦老師

蔡麗玲

2008年11月8日，陰雨。新竹清華大學校園邊上的勝利堂裡，進行著吳秀錦老師的告別式。

很厲害的物理學家

吳老師和癌症奮戰了六年，終於在2008年9月21日告別家人、告別世界。吳老師生於1952年，如果還健在，也不過才56歲。老師生前戮力服事的勝利堂正播放著《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的音樂，看著螢幕上一幕幕老師充滿活力的笑容與影像，我的眼淚止不住地漣漣流下，伴著教堂裡此起彼落的啜泣與拭淚聲響，我和滿座吳老師的親人、教友、同事、學生一樣，深深感念吳老師為我們辛勞付出的種種，感恩吳老師給我們的指導與模範。

1984年，我剛剛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在大一新生必修課「普通物理」的課堂裡，竟然看見一位年輕自信、明亮照人的「女教授」走進教室來！我頓時目瞪口呆，但同時心裡又不斷叫好。我原以為，選讀物理系的女生非常少見，因此我已經有了闖蕩「男人窟」的心理準備。但是，在物理系的第一堂

課，我卻明明白白看見一位成功的「女物理學家」現身在前！這對選擇物理的少數女孩，是多麼直接的正向肯定與鼓勵，是多麼有效的「角色典範」（role modeling）建立。似乎，從那一刻起，我覺得我選讀物理系的正當性十足；在那次之後，連走在物理系館裡，都覺得腳步踏實許多。

接著，我們這些大一新生，就不斷聽到、並跟著傳誦吳老師的「傑出傳奇」：吳老師家境清苦，她卻立志向學，以台南女中第一名成績畢業；吳老師是以第一志願進入清華物理系；吳老師二十五歲就拿到最厲害的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的博士學位；吳老師剛獲得「十大傑出女青年」（1984年同台獲獎的有，同是傑出女科學家的當前行政院長夫人錢明賽女士，以及已故歌手鄧麗君）。彷彿，吳老師就是清華物理的一顆閃亮新星，而這顆閃亮新星也常常被幾位系上最厲害的學長們圍繞著問問題，老師也不斷地出問題考他們。當時，吳老師的形象，與其說是很厲害的「女生」，不如說是很厲害的「物理學家」。雖然，我們這些小大一們在實驗分組或上課對話中，仍不免遭受「女生物理比較不好」的偏見所騷擾，但吳老師的成就告訴我們，「身為女性」跟「身為傑出科學家」一丁點兒都不衝突。老師的存在時時為我們打氣，一想到老師，我都覺得走路有風了！

從女科學家的包袱中掙脫

當然，要成為傑出科學家的學生也不是容易的。吳老師在課堂上精闢簡潔的上課風格，單刀

直入、有話直說的個性不斷地挑戰我們，也不斷讓我們看見物理的艱深堂奧。幸好我的成績還可以，順利地通過老師的課程，而同班的同學中，總是有些人無法順利通過老師設定的標準。回憶每次學期末時，老師總要一些同學們魚貫進入老師的研究室，和他們一個一個談談他們慘澹的成績。追思會上，有幾位同學回想起當時排隊面對「被當」邊緣的情境，仍然心有餘悸。但我也想起另一位同學曾跟我說，老師在單獨見面時安慰她：「十年後，沒有人會記得妳的普物成績。」讓她豁然開朗，重拾讀書的信心。我想，大學裡，學生口中的「大刀」老師很多，但有多少大學老師願意這樣耐心地一一關注學生、花這麼多時間去影響學生呢？

物理研究所畢業後，我因為個人志趣的關係，開始關心起性別議題，也試著把性別關懷和我的物理背景結合，從事促進科學裡性別平等的研究。2002年年初，在一些研討會的場合裡，我有幸再次見到了吳老師，跟她邀約談話，她也欣然同意。在這幾次的接觸中，我也才知道，原來吳老師剛回清華任教的前幾年，也遭遇過學校行政高層「看輕女性科學能力」的偏見；而回到台灣，作為一個傳統華人文化中的「媳婦」，的確也需分心費時處理與家人的各種關係。

我想，同樣作為傑出科學家，男性或許無法體會，身為「女性」所需面對的性別刻板偏見，是如何干擾了和他們一樣（如果不是更強）對科學具有強烈企圖心的女性同儕；而加諸在她們身上的傳統文化包袱，又是如何佔去了她們相當的時間與心力去

從事科學研究。這些女性同儕在分出時間與心力處理這些跟「科學」無關的問題後，竟然能跟男性們並駕齊驅，有些甚至表現更為優秀。另一方面，作為科學界少數的女性，在共同經歷這些文化偏見的干擾而卻能成功之後，更應該互相體諒，互相給予溫暖，發揮「女性情誼」。作為科學裡的少數，更需要互相尊崇，互相提攜，以共同改善科學與文化裡對女性不利的處境。

繼續傳遞給下一個世代

照片裡，吳老師聰慧的眼神、充滿自信的表情、課堂上鏗鏘有力的解說、下課後耐心的諄諄教誨、對原子實驗高超嫻熟的掌控，在在都訴說著吳老師作為一個好老師所具有源源不絕的熱情，與作為一個科學家所具有貫徹始終的堅持。就像〈玉米田裡的先知〉麥克琳杜克（Barbara McClintock）一樣，不理會社會文化某些不利的因素，仍然堅持著女性有親近科學、從事科學的權利。「女性」的身份，不但沒有阻撓這些女科學家在科學裡的一路奮發，反而映照出她們的卓絕與偉大。

勝利堂的講堂前面，老師的遺照周圍擺放了滿滿、滿滿的玫瑰。師丈說，老師生前最喜歡的就是玫瑰，他們加州的庭院裡也種滿了玫瑰，老師養病這段期間，一直有玫瑰陪伴著。我想，這些玫瑰更象徵著吳老師對學生的愛、對科學的堅持與奉獻。

老師，您看到了嗎？告別式結束後，您那在

懷念吳秀錦老師

林更青

學校教書的學生，男的女的，不約而同都帶走了一些玫瑰，像是要把您對科學的愛與奉獻，繼續傳遞給他們的學生，傳遞給下一個世代。而我，在離開勝利堂的時候，似乎更確立了我的奮鬥目標：是的，科學裡的性別偏見需要被改善，以降低對任何一位傑出人士的干擾；希望有志從事科學的年輕一代，不論男女，能在最少干擾的情況下，在更友善的科學環境裡，快樂並充分地發揮他們的智識與熱情。

老師，您是科學裡堅持綻放的玫瑰，我們永遠懷念您。

（本文作者為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

2008/11/10

9月23日（星期二）晚上，在睡夢中接了麗玲的電話，半清醒的狀態下，只聽到了「吳老師昨晚在加州過世了，」只記得自己問了：「在加州？」「老師希望葬在哪兒？」「追思禮拜在哪兒？」「教會出面？」麗玲掛了電話，我醒了。

9月24日早上，匆忙叫起小的，她拗脾氣，說好她爸爸帶她去吃早餐，他們出門，自己到停車場，開車到了學校。我沒開辦公室的大燈，心不在焉地再看一次下午要演講的稿子，傳簡訊給麗玲，撥了一個電話。研究生敲門，來討論我昨天給的題目；修課的同學來問問題，我讓他們離開了。麗玲的電話來了，要趕《女科技人》電子報的訊息稿，「《物理》雙月刊呢，妳可以負責聯絡嗎？」她問我，我說可以：「一起寫？」「都可以。」麗玲下午也有個演講，她趕時間。

我開了燈，坐在桌前，盯著螢幕。有人敲門，「請進。」門是關著的，開了門，是數學系的同事：「一起吃中飯？順便還書？」我嘆了一口氣：「下午還有一個演講，但我想談談。」

吳老師是我物理專業課程的啟蒙老師，她同時帶班上的普通物理和普通物理學實驗。當原文

書對我而言是個大震撼的同時，吳老師就要求我們做向量微積分，對數學工具的匱乏感幾乎淹沒了我對物理學的所有好感。但吳老師對實驗課的要求更嚴格，讓我瞭解到，她只是對我們期望高。

第一堂課基本量測的實驗課，我和我同組的伙伴，在苦熬了將近五個小時後，成為第一組被放行的團隊。三人正同時高興合作的成果不錯，一起去吃晚餐的時候，我面臨了我人生第二次的生涯議題挑戰（第一次在高一），我的組員很慎重地告訴我，我（一個女性）的存在，將使一位男性無法接受理科的訓練，而十年後，我將走入家庭，國家在我身上的投資，都將付諸流水。吳老師呢？她不是受了理科的訓練，而目前是我們的師長？國家對她的訓練可沒有付諸流水。他們倆誇張的表示，吳老師是特例，更何況吳老師的發展是受限的，台灣沒有原子核科學的發展空間，吳老師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一定會放棄研究的。

時間匆匆，自己僥倖地沒有被吳老師要求重修，勉強捱過一年。可惜大二時，挫折接踵而至，開始慎重地想要轉行了。一次，同學找到吳老師的實驗室（物理系二館的范氏加速器）去，吳老師仍然很酷，先訓了在實驗室打電玩的同學、學長，然後告訴在場的我們，要打電玩，她可不會輸給任何人！第一次，我和吳老師聊到研究與修課的不同。她看著懵懂的學生，只說：「十年後，沒有人會記得你的普物成績。」

大三修量物、熱力、光學，哇，似乎自己還

是可以唸書的，只是同學們都要轉行，從挫折中回頭的我，真能從事物理科學的研究嗎？到劉遠中老師的真空實驗室混了一個月，兩個同行的女同學已立志轉行，而我卻決定要唸表面物理了——如果不轉行的話。大四修物數、固態，然後畢業。一年後，完成出國申請；回到系館，在公告欄前，竟遇到了吳老師；她停下腳步，我找不到地方去了，只好尷尬地對老師說，自己是 88 級的，準備出國唸書，去哪個學校，唸哪個領域……她沒說什麼，只點點頭，師生二人，在公告欄前，沈默數分鐘，我說「謝謝老師的指導」，她仍只是點點頭，我和她道別，步出系館，老師轉進了實驗室去。

十年後，自己第一次教書，最想教的是矩陣與向量。在準備普物課時，浮上腦袋的是吳老師說的：「普物課一定要教到近代物理和熱力學。」

回到清華系館，再遇到吳老師，她話多了，談到選領域對一個專業物理人的重要性。一個學門是有世代性的，光學在二十世紀中期是很沈寂的（非主流的），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基礎科學的價值就在於所訓練的學生的可塑性。原子核物理，是不是也在沉潛期呢？

再見到吳老師，她在榮總的病房，我第一次和吳老師開玩笑，逗她把開刀當成剖腹產就可以了，她很開心，直言自己怕痛；唸天文的學長帶來守夜用的寢具，告訴老師他會儘可能地陪著老師的，很教人放心。吳老師手術後幾個月後，我託清華物理系秘書轉交了兩本幾米的新書給吳老師。

憶恩師

秦一男

回想和吳老師的師生情誼，竟然已經有二十五年了。記得當年進入清華物理系的時候，還是個不滿十八歲、目中無人的年輕人，吳老師剛好擔任我們班的普物和普物實驗老師，也是個三十出頭、衝勁十足的年輕老師。

我還記得在課堂上，最喜歡挑戰她筆記裡的錯誤，她也不以為忤，反而常回頭看著我，問我：「還有沒有什麼意見。」也許是她注意到我這個「好為人師」的脾氣，就在第二年，把我找進了高中理化績優生的計畫，當她的助教，也藉由帶學生的過程，慢慢的把我的脾氣磨掉。

大四的時候，很自然的就跟著吳老師在加速器實驗室裡做專題，後來更順理成章的成了她在清華的第三個研究生。甚至在退伍後準備出國前，還擔任她一年的國科會計畫專任助理。可以說，在清華前後九年的時間，最親近，也照顧我最多的，就是吳老師了。

在老師的帶領下，自己也已經為人師表了，不管是不是稱職，我永遠記得在當她助教時，**她跟我說過一句話：「學生就是有犯錯的權利。」**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脾氣很火爆，所以每當教書遇到瓶頸，或是覺得快對學生發火的時候，就會想起老

之後再見到吳老師時，她情況還好。第一次和我提到她的信仰，訓了正在教量物的我，不可以拖延薛丁格方程式的介紹，要讓學生多算題目，大一時令我生畏的吳老師又回來了。

去年，心理惦記著女性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我做了一個國科會計畫資料的搜查，看到吳老師的計畫，很開心，想她一定健康有力氣；沒得癌症的我，執行計畫都上氣不接下氣了，吳老師真是我的榜樣。

今年夏天，聽到吳老師到加州去試新療程和新藥了，就有些擔心了。想再和她說說話的機會，或許不多了。

* * * * *

9月29日在辦公室，美彥來電話，問我知道吳老師的消息嗎？我拉拉雜雜地說了一堆，想我處理個人感傷的方式並不是頂好，美彥說：「我會到加州去，週五去，週六（10月4日）就是老師的告別式了，我有些話要和吳老師說，這一次，她可以慢慢聽了。」

我們是吳老師教的第二班普物學生，她認得我們每一個人的筆跡，記得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

老師，謝謝您。

（本文原刊於《物理》雙月刊三十卷五期，
2008年10月）

師對我說的這句話！

當然，和老師的關係並不是只有在學業上或研究方面，還甚至已經像是家人一樣。

還記得是大二的時候吧，吳老師請幾位學生到家裡吃飯，我趴在地上和漢梅玩積木，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梅梅，她話還說得不流利呢。那時候師丈還在美國工作，有次老師到澳洲去，我和浩子輪流到老師家當小管家。

2002年，知道吳老師罹患癌症時，當時的震驚真是無法形容。那時吳老師在榮總開刀，剛好因為我在淡江任教之後，就住在那附近。還記得我要老師好好放心養病，配合醫生的治療，而且保證只要她住院一天，我就每天來陪她講講話，即便是半個鐘頭也好。雖然2005年老師搬回美國治療後，見面的機會不多，還好在2006年，我還能利用觀測的時候來看看老師，巧合的是，那天還是師丈的生日。而每年夏天最開心的時候，大概就是在老師農曆生日的那天，我一定會打電話跟她祝賀，因為知道這個日子的人不多。令人傷感的是，今年的生日前夕，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通話了。這讓我回想起1992年夏天，那年夏天老師難得人在台灣，剛好又是她四十歲的農曆生日，我特別送了她一支玫瑰花，她當時的笑容，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對我自己而言，今年是非常難熬的一年：舊曆年剛過，中風而臥床多年的外婆就離開了；勞動節當天，父親也在與癌細胞纏鬥近九個月後辭世；沒想到才過四個月，我最敬愛的吳老師也不敵病

魔而離開我們。對我的人生最重要的幾個人在一年之中相繼離開，的確很不好過。以我和老師及和他的家人的關係，我是應該，也很想到美國參加老師的喪禮；但是，一方面因為父親將遺體捐做解剖教學用，還有部分後事需要我這個長子處理；另一方面，**也希望像老師一樣，以學生為重，不影響到學校的教學**。在這裡，只能藉由這篇短文紀念吳老師，也跟妳保證，就像當時每天到醫院看妳一樣，雖然我今天不能來參加妳的喪禮，日後我還是會來看妳的。

憶我們最敬愛的老師

——吳教授秀錦

牛寰

在追思會上，看到老師的照片環繞於一片玫瑰花海中，美麗的笑容更顯得燦爛，令人感到無限溫暖。這只有源於內心的美才能造成的感動，不禁想起老師生前的點點滴滴。

依稀記得，您常向新來的同學板起臉孔，說自己是「武則天」，常讓新進校園的學弟妹乍聽之下膽顫心驚，以為遇到一位兇惡的老師。想當初，我也曾經這樣認為。然而，經過不到一學期的相處，就會有學弟妹私下談論說，老師和藹可親，一點都不像武則天。當這番話語傳回到老師您的耳裡，您就會笑得合不攏嘴說：「他們上當了！」原來，此「武則天」是指「1、2、3、4、5」的「5」，是「有五個原則」的意思，並非他們認為的「武則天」。您這麼喜歡和學生開玩笑，怎麼可能是一位兇惡的老師？後來，您說：其實，您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只要是對學生好的事，您就願意做！

大家都知道，這五年的病魔折騰下，雖然有完善的醫療照顧以及家人細心的呵護，和教會弟兄姊妹們的幫助，您還是承受了極大的病痛。但您仍以樂觀、冷靜的態度對抗病魔，即使在化療期

間，學術或是通俗性的文章仍不曾間斷。甚至將生病就診的經驗寫成文章，希望能幫助其他同樣受病魔折騰的人，減低他們的痛苦。

其中有一篇文章，您以核物理專業的知識，以淺顯易懂的文字介紹「PET正子斷層掃描」、「CT電腦斷層掃描」、以及「核醫藥物」、「MRI核磁共振」等給大家。我曾問您：「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您回答說：「生病時，才知道在醫院要檢查這麼多項目！一般人生病就已經很害怕了，這些繁瑣的檢查往往更加深病人的恐懼。我們學物理，知道那些檢查儀器的原理，所以寫這篇文章，希望能降低他們的恐懼。」這番話語真讓我們這些學生汗顏，也更令人對您尊敬。因為您即使在病魔的折騰下，仍不忘助人。

還有一篇文章提到，物理系歷年來發生的小笑話，尤其是一些老教授們年輕時的趣事。老師，您知道嗎？這些文章曾得到許多迴響。前幾日，您逝世的消息傳回國內，許多人還在嘆息說：大家還在期待能看到您更多的文章，您就走了。現在，想起往日種種，如今天人永隔，您的諄諄教誨已不再可待，內心悲傷就不由而起。

但是，老師，請放心，我們都會在自己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相信您在主的懷抱裡仍然會眷顧我們。

永遠的懷念——吳教授秀錦

邱顯浩

親愛的老師：

聽到老師逝世的消息，如鎚擊胸，令人傷痛。

回想選修老師的原子核導論開始、當過老師的研究助理、博士班學生。與老師在校園相處的景象，歷歷在目。我以小故事述說對老師的懷念。

大家知道老師以決心與毅力建立了加速器實驗室之外，老師非常關心學生。她記得每位她正在授課學生的名字，要求學生對自己的課業認真，鼓舞學生對物理的熱情，深受學生們的愛戴。物83、84、85、86級……等被她教過的年級學生，常回學校看老師。

老師對碩士班或博士班的學生的太太，也都非常熟悉。她說：學生如果拿到PHD（博士），學生的太太就是PHT（Push Husband Through，意即「丈夫的推手」），學生能拿到學位，太太的功勞要佔一半以上。一般與老師不熟悉的人以為老師很嚴肅，但老師常說物理系歷年來發生的小笑話，尤其是一些老教授們年輕時的趣事。

老師在費利蒙市接受治療的其中一年，剛好我正在附近訪問研究，每兩週幫忙開車送老師到

舊金山市區接受灸療。有一天，我兒子隨行，老師與我兒子比賽說笑話，兩人一來一往連說近一小時。老師說：「第一次看到那麼愛說笑話的小朋友」，我兒子說：「第一次見到那麼會說笑話的老師」。

老師雖然接受五年極端痛苦的化療，但是老師發揮物理人的本色，特別注意自己的檢驗指數並作圖分析監控，與做原子核實驗一樣，並提醒醫師注意。老師不僅對自己病情很用心，同時也用核物理專家的知識，用淺顯易懂的文字介紹「PET正子斷層掃描」、「CT電腦斷層掃描」、以及「核醫藥物」、「MRI核磁共振」等給大家，以幫助其他癌友瞭解儀器設備，可以幫助治療，減低對醫療儀器的害怕。

在病魔折騰下，雖然有完善的醫療照顧，以及師丈與您的子女細心的呵護，和教會弟兄姊妹們的幫助，老師在自己最痛苦時依然不忘記幫助別人。老師是抗癌鬥士，是典範。我們永遠對老師教導感恩，懷念與老師相處時美好的日子。老師對上帝的虔誠信仰，必在天國受到主最好的照顧。

您的學生 邱顯浩
鞠躬

給親愛的師母

陳雅婷

慈愛的吳老師：

您一直都陪在我們身邊，對吧？

看著照片中的您，靈動的眼神、開懷的笑顏，我能感覺您的慈愛，我感受到您的看顧。

雖然我們沒能有機會見面，但我仍感謝上帝，祂帶領我進入李老師的實驗室，讓我識得美善的您，您的卓越，激勵我向前的勇氣；您的堅毅，支持我堅定的信念，您的可愛，帶給我會心的微笑；您的付出，鼓舞我助人的熱情。是您讓我再度相信人性的善良、世界的美好！您就像清新的泉水，涓涓流進我的心房，溫暖我內心最柔軟的角落！

我沒見過您，但我相信您未曾遠離！

請您一直陪在我們身邊，好嗎？



因為祢與我同在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

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詩篇二十三篇1~4節）



二十一世紀的神蹟

詩篇二十三篇

是作者最喜愛的聖經經節。

以下收錄的

〈因為祢與我同在〉系列五篇短文，
係寫於2002—2003年之間，
是關於化療第一階段的文章。

刻不容緩

2002年10月16日（星期三）睡前，無意之間發現下腹部有個硬塊，大概五公分大小，覺得很訝異。第二天，硬塊還在那裡，於是告訴建平。隔天（星期五）建平陪我去恩慈診所向彭兆昌醫生求醫，他用超音波幫我檢查，認為是膀胱長瘤，建議我趕快去找泌尿科。於是下午到新竹醫院，泌尿科醫生安排下週二幫我做進一步檢查。

那天晚上，我們把事情告訴施奕強夫婦，因為李之謙的弟弟是為恭醫院的泌尿科醫生，就在10月21日（星期一）早上，由李醫生為我做仔細檢查。先是X光，然後又做超音波，最後判斷我是卵巢長瘤，而且大小已經超過十公分，必須開刀。當天下午，仰青姊妹陪我到榮總，透過我認識的一位醫生幫忙確認，的確是卵巢長瘤。

星期二，我用一天時間準備住院，把學校工作做了一些安排，請同事幫我代課。星期三早上到榮總看診，並辦理住院手續。由於醫生問起我家的家族病史，得知我母親曾患乳癌，便懷疑我的大腸可能有毛病。除了驗血、胸腔X光、心電圖、還要我（星期四）做胃鏡、大腸鏡檢查，結果顯示一切都正常。

2002年10月25日（星期五）一早，我進了手

術室，在預定兩小時手術當中，醫生發現我的大腸有一段癌細胞，於是手術變成長達五小時半，情況比我們以為的複雜得多。等到我醒來，已經是黃昏，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從此，我的肉體開始了另一個新生命。

數算恩典

我是個急性子的人，平時也很少生病，最怕看醫生，這次卻被迫要把腳步放慢，的確是個很難的功課。第一次住院一共十八天，最大的感想是：神的預備的確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書二章9節）。

如果不是因為婦科醫生懷疑我的大腸可能有毛病，已經通知腸胃科醫生待命，手術可能會更久、更傷身體。我等於是開一次刀解決兩個問題，雖然漫長的過程令守候在外的建平和大姊焦急、憂慮，但畢竟順利完成了手術，我得到一個嶄新的生命。基督徒常說相信接受耶穌為救主是「重生」，我在二十七年前感恩節受洗歸入神家，已經得到了靈命的重生，更在今年感恩節慶祝第二次「肉體重生」的滿月。

「肉體重生」意謂我有很多需要重新學習的地方，例如吃東西：因為開刀一共停食九天，恢復進食也要「慢慢來」。第一天只能喝水，每次30cc，確定不會嘔吐，第二天才可以喝清流質，就是完全沒有渣的米湯和果汁。接下來才練習吃稀飯、乾飯。有一兩個禮拜，我每次吃完食物要來回走動，等十幾、二

十分鐘，才覺得胃比較舒服些。

以前我最不會睡覺，常常躺在床上，想著明天需要做哪件事情，要怎麼做，哪一件該先做……好像如果沒有我，別人什麼事情都做不好。睡覺而不休息，睡眠品質當然也很差（難怪一直那麼瘦）。現在我什麼事情也不做，每一件事情照樣有人處理得好好的。我上了床什麼也不用想，睡得很安穩，睡眠品質變好了，想起來真是充滿感恩。

生病真是體會神恩典最好的機會。開刀之前，我請醫生幫我「多加」止痛劑，就是幫我裝一個按鈕，覺得傷口痛時可以按一下，增加劑量，以減輕疼痛。按鈕裝了，卻一次也沒用過。神就是這麼愛我，祂不要我的傷口疼痛。住院期間，不但我的家人、教會弟兄姊妹支持我、為我代禱，連醫院裡找看護，祂都為我預備了主內的姊妹。她不只在肉體上幫助我，更是隨時為我打氣，晚上陪我們讀經禱告。

如果要一一述說主恩，恐怕這篇文章要多寫好幾個月，也完成不了。我先說一些，將來慢慢再寫第二、第三篇，也許可以把整件事情作比較完整的描述，就請各位慢慢期待了。

2002/12/14

肉體開始了新生命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羅馬書八章38～39節）

2002年11月3日，我在台北榮總中正樓二樓作禮拜，看到這一段經文，想到我的生病和前面半年漫長的化療，不禁失聲痛哭……過了兩個多月，情緒依然起伏，卻也看見神確實用無比的愛包圍我。

讀經禱告

多年來，我們夫婦的靈修生活是各管各的。簡單講，就是兩人都不是有很規律、固定時間讀聖經、禱告的習慣。2002年年初，我倆約定每天睡前一起讀一段聖經，一起禱告。蒙神的保守，竟然一直維持到現在。本來我們是為了熟悉英文聖經，以一人讀英文、一人讀中文的方式來讀。

從2002年初到9月底，總共讀了約翰福音到約翰三書。在決定下一卷書時，因為啟示錄比較深奧，建平決定要讀詩篇，也因為這個緣故，詩篇便陪伴我們走過人生最困難的一段路。

現在想想，深深感到神的預備確實奇妙。開刀之前，我們剛好讀到詩篇二十二篇，於是開刀那天早上，由建平讀了詩篇二十三篇，再把我送進手術室。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裡，神也用祂的話語一再勉勵我們。在身體比較軟弱的時候，或心情比較沮喪的時候，讓我們看見神是我們的磐石和山寨，也知道神一直都垂聽我們的呼求。

天使

這一陣子，我真是被寵得厲害。我一個人生病，驚動了許多弟兄姊妹，代禱、探訪、打電話、寄卡片、送食物。每一個關懷都是我繼續前進的動力，每一個弟兄姊妹對我來說都是天使。更神奇的是，關懷總是來得恰是時候，藉著探訪或電話帶來神的安慰。我相信神會記念弟兄姊妹的愛心，也會賜福給每一位。我有一個龐大的禱告團，包括新竹勝利堂的弟兄姊妹，也包括我在美國舊金山基督之家的弟兄姊妹，每隔一陣子，我就會把近況用電子郵件告訴大家，好讓大家的關心能有一些迴響。

我要在這裡介紹另兩位天使，她們是台北士林靈糧堂的姊妹。開刀之後，建平要幫我找看護，我的一個學生告訴建平，他認識一位基督徒看護，於是葉琴雪姊妹成了上帝為我預備的專用看護。當時由於我身體很弱，除了琴雪之外，還有一位梅小芳姊妹一起陪我，後來我體力好些，小芳就只在琴雪不能來時才過來陪我。一般看護照顧的是肉體上的軟弱，我的看護

卻是和我們一同讀經禱告，陪我們一同經歷神的帶領。

琴雪主要的服事是與她的胡弟兄一起做青少年關懷，他們的小組有五十個國中生；其次才是社區關懷。靈糧堂的社區關懷是實際走入醫院擔任看護，藉機會傳福音。這一群姊妹都具有看護的專業技巧，而且不是以看護工作為收入來源，因此琴雪可以答應在我需要的時候隨時過來照顧我。每一次琴雪出現在我面前，都像帶來陽光一樣，讓我振奮。我的個性算是很開朗的，可是每半個月一次的化療，每次住院三天，打針長達四十八小時，我也免不了覺得害怕、焦躁。每一次她都用神的話語安慰我，也用禱告托住我，讓我有確據，知道可以順利完成每一次化療。兩次化療之間，我們以電話互相連絡，她也一再幫我加油打氣。我深知神是愛我，才會特別在台北為我預備了額外的照顧。

神的預備

教書二十年下來，學生已經遍佈各處，我生個病，簡直像一次大地震，而且還是餘震不斷的那種。學生口耳／電子郵件相傳，消息迅速傳開。住院前一天，在淡江大學的秦一男教授（從另一個學妹那裡）聽說我要開刀，想要證實一下，怎麼才一個月不見，老師就生起大病來了。

秦一男是我剛回台灣時教過，而且跟了我做碩士研究的。本來他一直希望能回母校教書的，我也極力推薦，可是機緣不好，他的同班同學和他領域相似，卻比他早一年回清華做博士後研究，也

申請教職，所以就捷足先登了。

秦一男家離榮總只有幾百公尺。因為化療的關係，我需要經常住院，所有臉盆、毛巾等用品，平時都存放在他家，建平在醫院陪我過夜的枕頭、棉被，也由他提供。就像住院開刀前一天他所承諾的，他是我們的「補給部隊」。建平和小兒漢斌都曾經在他家過夜，我們也曾經看完醫生到他家去「午休」。如果說秦一男沒能回母校教書，是他個人的遺憾，對我來說，確實也是神很特別的預備。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個好老師，但是這年頭，像這樣的學生實在是難得一見。回想教書這些年來，上課我是認真上了，學生有困難我也盡力幫了，但是在學生那裡，我也欠了福音的債需要償還。但願有機會能再回到教書的崗位上，而且再過一段時間之後，我能自覺在工作崗位上也盡了傳福音的責任。

僅以本文謝謝大家陪我走這一段路。

2003/01/18

神無比的愛

前一陣子有位弟兄轉寄給我一篇短文，令我深得激勵，翻譯出來與大家共享。

「祂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

（瑪拉基書三章3節）

在一次查經聚會中，有一些姊妹對這一節經文感到困惑，不知是描述神的哪種特質？其中一位姊妹便自告奮勇，表示願意找個機會去參觀一下銀匠如何煉銀，等下次聚會回來告訴大家。

這位姊妹打電話給一位銀匠，並沒有說明真正原因，只表示對煉銀過程感到好奇，約好某天去看他工作。她看到銀匠把一塊原料放在爐火中加熱，並解釋：銀子要放在火的中央，溫度最高的地方，才能燒盡雜質。

姊妹體會到神也是把我們放在溫度最高的地方，又默想經文所說「祂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便問銀匠：是否在整個提煉過程，他都需要都守候在爐火前面。

銀匠的回答是：他不但要一直坐在那裡拿住銀子，而且只要銀子還在爐中，他就必須一直注視著這銀子。因為銀子若是煉得稍一過久，就會

被毀壞，而前功盡棄。

姊妹沉默片時，又問：「那你怎麼知道銀子什麼時候完全煉好了？」

銀匠微笑著回答：「很簡單——我會在那裡看到自己的影像。」

如果，哪一天，你感到爐火的熱度，請記住：神正用祂的眼睛注視著你，而且祂會一直注視到在你身上看到祂的影像為止。

祢的右手扶持我

「我心緊緊地跟隨祢；祢的右手扶持我。」

（詩篇六十三篇8節）

從去（2002）年11月到今（2003）年5月，是我開刀之後進行化學治療的時間。靠著神的恩典走過這一段路，而我所敬愛的戴教師在我開刀之前送我這段經文，更是我隨時的幫助。

化療令我心煩，原因之一是時間不確定。我們平時習慣於規劃：上課、開會、聚會，都是事先排好時間，按時出席。然而，一個月做兩次化療，並不代表事先排好日子去醫院報到就能進行療程，有一些因素會干擾，例如：血液中白血球數目要超過三千才能做化療，所以每兩次化療之間，都要看門診、驗血，確定白血球數目夠高，才能排時間。而榮總病人甚多，排定的時間萬一剛好沒有病房，又要順延。往往在預定日期前兩天，我就開始心神不寧，好不容易定下心來，把醫院需用的東西整理好，準備出發，卻遲遲沒有接到

醫院的電話通知。等到我們想盡各種辦法連絡，才知道

原來是沒有病房，今天又去不成了。這種情況下，才深深體會馬太福音裡為什麼要教導我們「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馬太福音六章34節）

很多人都知道化療很辛苦，也有一些病人是沒有完成整個療程就喊「停」的。表面上看起來我好像很勇敢，能在預定時間內做完十二次，其實我是很軟弱的。每一次去醫院，感覺就像旱鴨子被推下水裡，狼狽不堪。我怕抽血、怕打針：原因是我的血管很細，有時候要戳兩、三針才能成功。我也怕驗血結果出來，要是白血球數目不夠，要回家等過幾天再來（還好沒有發生過）。我更怕那漫長的四十八小時：化療需要控制藥水流率，所以點滴架很笨重，連上個廁所都需要有人幫忙推，只好盡量躺在床上看電視和休息。打針的時候會噁心，沒有食慾，即使勉強吃點東西，也是吃了就吐。大部分時間，我的心情都會煩躁不安，所以每次打針那四十八小時，形容為「度日如年」，也不為過。到了四月開始的三次化療，更因為台灣開始有非典型肺炎（SARS），每一次去醫院都是戰戰兢兢，唯恐在醫院內被感染，加深病情的複雜性。

兩次化療之間也不能鬆懈，化療的藥物會殺死癌細胞，也會殺死好細胞，所以，在家休息等待下一次化療的十多天必須好好把握，多吃、多睡、多運動，務必要以最快速度恢復體力。因為白血球數目較低，這一段時間最怕感染，上教堂、參加聚會、回醫院看診、或出入公共場所，都要戴口罩。總之，要用盡各種方法保養，才能維持最佳狀態，以迎接下一次化療。以往，我每年總會有一、兩次感冒，這半年能平安度過，不能不說是神的恩典。

感謝你們與我同在

2003年05月27日，我在完成化療之後，做了電腦斷層掃描和正子斷層掃描，正式聽到醫生宣布「結果正常」，我可以進入追蹤階段，終於鬆了一口氣。站在轉折點，回顧這一段日子，我有許多感謝的話要說。

感謝上帝賜給我來自家人完全的支持。我的丈夫從我發覺異樣開始，就向學校提出休假，每次看醫生、做檢查、做化療，他都全程陪同，可以說到了「衣帶漸寬」的地步。我的婆婆本來在大陸探親，聽到我生病的消息，立刻飛奔回台與我們並肩奮鬥。我的一對兒女在工作與課業之間，從美國飛回來陪我一段時間。我的大姊和弟弟住在台北，每次住院，大姊和弟妹也都會到榮總來陪我們。家人的陪伴是與病痛對抗最重要的原動力。

感謝我的禱告團持續為我們代禱，特別感謝勝利堂英語崇拜部每週把我的現況列為禱告項目之一。每一次看完門診或完成化療回家休息，我都藉由電子郵件將近況告訴大家，往往會有幾位弟兄姊妹回信，為我加油打氣。我深知上帝聽了大家的代求，特別賜下力量，使我們能夠走完這一段漫長的抗癌路。

生病之後，我參加的團契由西院小組轉到西院媽媽小組，因此，我得到兩個小組長期的關

以前我是個「健康寶寶」，這一陣子終於經歷到憂慮、焦躁、疲倦、軟弱，好在我有神的應許，「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命記三十三章25節），才能度過這一段艱難的日子。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9節）

懷。西院媽媽小組更發揮了「媽媽型」愛心，每天下午都有一、兩位姊妹來陪我散步，通常，我們會去清華田徑場，或者經過梅園到後山相思湖走走。清華的校園恬靜優美，幾個月下來，我們依次看到校園裡各種花朵綻放：梅花、櫻花、杜鵑花、木棉花……終於，在鳳凰花綻放時，我也可以從我的化療「畢業」了。一起散步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若不是有人陪同，我自己一個人可能會偷懶，不持續散步；邊走邊聊天之間，姊妹們感受到我的各種情緒，我也更了解各人當時所參與的事工，或所遇到的困難。散步之後我們就一起禱告，往往我們也會為當時社會上發生的一些事情代求。

最難得的是，我們有幾家親密的弟兄姊妹，已經到了「一通電話，服務就到」的程度。在我感到憂鬱沮喪時，只要一說出來，他們就會來探訪、陪我說話、幫我按摩，還會送食物，或者陪我們一起散步、吃飯、聽音樂、聊天、禱告。另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的同事和學生，或寄卡片給我，或到醫院來看我，甚至還有遠從美國打電話過來，或在返台探親之際，特地繞道來看我的。這些愛心，都令我們得到無比的鼓舞。

親愛的，感謝你們與我同在，你們都是上帝的「杖」和「竿」。

2003/06

必有恩惠慈愛

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

祢用油脂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詩篇二十三篇5節）

